

走出了大学校园
一切怎么都变了???

Fei xing de sha shou

飞行的杀手

肖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247.57/522

Fei xing de sha shou

飞行的杀手

肖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BB80/08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行的杀手/肖铁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4

ISBN 7-02-004412-3

I. 飞…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6839 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责任校对: 杨文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飞行的杀手

Fei Xing De Sha Shou

肖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3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02-004412-3/I·3351

定价 18.00 元



当海岸变得清洁的时候
我将被磨得像液体一样光亮
不久我就会沉默的
你将听不到任何声音
因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块海绵。

——Vic Chesnutt

第一章

1

在会长前面大约两米的地方,对坐着两个人,可以看出来这两个人身材都很高大。其中一个人的鼻部线条很流畅,头发梳理得很平整,双手反绞着,一条三股线拧成的麻绳把它们和椅背的铁杠紧紧地固定在一起。另一个人的脸遮在帽子的阴影下,大臂很粗壮,手腕却很细,手上的汗毛很重,手里的枪正瞄在对方双眼和鼻子的交叉点上。

透过他们身后的窗户,下面的街道十分冷清,窗帘忽闪着,不时挡住视线。他们或许都没有上保险,对,应该没有。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吧。显然,如果那个鼻部拥有优美曲线的人动一动嘴,在他的记忆里,随便翻一翻,把几个名字删繁就简地轻轻说出来,那把离自己眼睛不到5厘米的枪就会温柔

地消失,即使不,至少也会变成一记还说得过去的拳头和随之而来的不长的一段昏厥,而不是可能出现的“砰”的一声和漫长的黑暗。

不过,看来他有别的打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杀手,他的嘴唇很克制地抿着——或许,在他眼里,那支枪只不过是一个直径不到1厘米的洞,很小的黑洞,谁知道呢?当那个帽子下面的人把他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耐心转移到即将扣动扳机的手指上时,他神奇地解放了自己的双手,并用一记迅速而无可挑剔的摆拳,让对方的鼻子永久地变了形。当然了,接着的是几下肌肉猛烈的运动和几声闷闷的声响。

那个鼻子很引人注目的高个男人把手枪收好,掸了掸那顶落在地上的帽子,戴上去的时候——显然帽子和他一身黑色的西装很般配——坐在十分简陋的座位上的会长,就着屏幕上还在闪耀的光斑看了看手表,然后又向周围看了看,像在留意着什么,寻找着什么,期待着什么。

这个名叫“地下”的半地下录像放映厅,大概是以前的什么防空洞改造的,是会长这5年以来常常光顾的地方,这部名叫《杀手》的电影,是会长最爱看的,他已经不知看过多少遍了。不过,今天这里没什么生意,只有几下隐约的笑声,和什么东西硬硬地掉在地上所发出的清脆的响声。离会长不远的地方,有一对年轻人靠在一起,很遗憾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屏幕上,从而错过了最精彩的片断。会长又看了看表,确定了时间,小心地站起身,走了出来。

前面抬头就是校园。这个校园,这条傍着校园通常很热闹的街,或许也包括整个城市,都显得很平静、很清醒。

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其实他根本没有想过外面会是什么样子。

SARS 突然来临的消息在电视新闻里出现的时候,他正在学校餐厅一张挤得满满的圆形木桌上吃着拉面。很烫。他正想办法以最短的时间把这堆拉面从饭盒转移到嘴里、食道里、胃里,他不喜欢面条吸了水后肥胖浮肿的样子。这条新闻没有像几条有关发生在几个名字很长的地方的地震、龙卷风和局部战争的新闻一样,结束在咀嚼声组成的复调里。来自不同院系围坐成一圈的人,不约而同地抬了抬头,一下子都停止了嘴巴的运动,互相看了看周围的人和饭菜,三个烧茄子,两个什么鸡丁,可能是辣子鸡丁吧,一个煎饼果子,几个土豆丝和松花蛋,当然还有一盆拉面,仿佛一下子不认识了这些平常司空见惯的饭菜,仿佛可怕的 SARS 病菌都潜藏在那些菜里。

会长看了一圈周围的人,谁也不认识。从餐厅出来的路上,一个个拎着大包方便面和其他方便食品的人,或走路,或骑车,匆匆地超过他,有几个甚至差点碰到他,“小心”,“不好意思”,“对不起”,“哟”,然后继续他们匆匆的节奏。他发现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像午后突然来到的瞌睡一样,延缓了他的动作、他的节奏。他觉得自己像块急流中慢慢沉下来的石头,经过图书馆,穿过小西门,回到自己租的住处,隐隐的头晕让他很顺利地睡着了。

几个沉甸甸的睡眠和浑噩噩的清醒的斗争、妥协和交替后,三个多月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得不承认,SARS 像改变了许多人的身体机能一样,改变了会长生命里的一些东

西,不过,这都是些细节,是细节,他有时会对自己说,是细节,睡一会儿吧。

现在,他提醒自己要清醒些,就像这个校园,校园旁的街,甚至整个城市一样清醒,学习学习它们。不能再到“地下”放映厅看电影去消磨了,你还有几件事要做,几个人要见,几个地方要去,一个决定要想清楚,时间对你来说,像你的情感一样有限。在这样冷清的街上多走走,应该会对他的头脑有好处吧,不过今天恐怕没时间了。

他很轻易地找到了一块大小合适的石头,在便道上踢着,他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别踢了,小心踢到人了。”妈妈在旁边时,总会这样说。但您知道,他改不了。跟随着石子滑出的断断续续的弧线,他经过了几条马路,一幢教学楼,两个警卫,一个非常冷清的电子市场,一个发廊和一个已经关门了的二手书店。然后,一家牛肉面馆出现在他面前。他把那块石子踢到了旁边的一个树坑里——是白杨树,现在是7月底,所以叶子已经很盛,石子滚到一小片树叶遮出来的阴影里——或许待会儿回去的路上,他还会想起它、找到它,和它一起度过回去的这段有些显得重复冗余的时间。但这要看他的心情,看他是否是那个过早恋旧的人了。

面馆门口,一个穿得很透明的乞讨者,刚从一段轻松的小睡中回到清冷的现实,抻抻筋骨站了起来,拿起了面前的铝制饭盒,看着他,抖动着饭盒,让它发出与这条冷清的街道十分合拍的声音。两个一毛的硬币,几张两角的毛票,噢,甚至还有一个一块钱的硬币。会长看了看表,走了进去。他不是个泛爱主义者,绝不是。

2

你以为世界上没有杀手了吗,或者根本就没有,从来没有过?你以为杀手都已经退隐到太平洋另一边的几个摄影棚里,或是一版再版的那几本书里吗?如果你这么想,那你今天真是来对了,真的。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你想错了,错了。

难道你没有想像过做一名杀手?比如在一个温柔的午后,你去麦当劳,想喝一杯什么,也可能你饿了,一个汉堡,一个普通的牛肉汉堡就好了;你推开玻璃门,你知道,是夏天,一股冷气冒出来,温度正好能让你体会到现代科技的好处;你走向柜台,几十步外一个挥洒自如的笑容正等着你,你的步伐很坚定,你想你是吃定它了,你的右手伸向你左边的上衣口袋,也可能是你的牛仔裤贴在臀部上的口袋,你的钱在那里等着你,你很肯定,所以你想把动作做得尽量优美,至少要自然;可是,就在这时,其实就是在你没有注意的一瞬间,一个人抢了一步,抢在你前边,也就是加塞儿,“一个普通牛肉汉堡”,他要的和你想要的一样,当他心满意足地带着汉堡,就像带着他新认识的女友走开时,你还没有从刚才轻微的惊讶和气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中完全恢复到平静、平和、平稳。“一个牛肉汉堡,”“普通的?”“对,”“对不起,刚刚卖完了,你能等不到3分钟吗?您知道为了您的享用,我们的汉堡都要求是非常新鲜的……”你没有想过吗?在这种时候,做一名杀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再比如说,这个例子恐怕会很直接,比如一个偶然的会,

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你发现一个你不认识、也从来没听说的人，正把他的右手肆无忌惮地放在你过去以为只有你自己能放的地方——你的女友的身体的某个部位。你会被你过去略显幼稚的想像的破灭所激怒吗？恐怕会吧，我想。被激怒的因而略微发热的血液，是否会冲向你的大脑和双手的毛细血管，让你对自己现有的职业——老师，商人，职员，蓝领，白领，金领，或是鸡心领，不管是什么吧——有所不满呢？或许那时你会想改行，比如杀手什么的，会对现实更有用一点，不是吗？

当然，也可能你不这么想，或者什么都没想，或许你会摸摸屁股兜里的几块钱，想如果旁边有一个那样职业的人，会多么方便，多么需要，多么痛快！你不用掩饰，这很正常，真的，每个人都有这种需要，我也有，别人都有。只是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得不承认，你很幸运。你认识张目，张目又把你介绍到我这里。很幸运，不是吗？你没看过阿兰·德龙或是伊斯特武德的电影吗？你肯定看过王家卫的吧。很流行的，你肯定看过，至少听说过。他们都知道，杀手，帮人解决问题。

他对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这个刚从半地下的录像厅昏暗的灯光里走出来的小伙子很清醒。不是吗？一大段独白，然后他微笑着看着你，双唇很收敛地抿着——杀手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他想起了屏幕上的那个家伙。而你，你是叶阳。你有些不知所措，你没想到杀手会这样健谈，你没想到嘴也是杀手的一个武器，当然你更没想到眼前这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会是杀手，会是你想请的杀手，是你在这段时间里要信赖和依赖的人。你的双手起初是握在一起摆在桌面上，然后你从旁边的一个小木盒里拿出一张餐巾纸，握在手里。只是握着，

你不想让他看出你是要擦汗。显然,你不是紧张,当然更不是害怕,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不用再自我安慰了。没有人在注意你。只是你自个儿觉得两个年轻的同性别的人,干巴巴地对坐在一家牛肉面馆里,不是有点奇怪吗?

嗯,杀……

别叫我杀手,会长打断叶阳,你不觉得太血腥吗?别这么叫。张目也是瞎叫,只有一个人叫我杀手……就叫我会长吧,大家都这么叫。

好,好,不好意思。你看,是这样:其实,我还没有决定。很难啊,这个决定。

当然,我理解。咱们都是年轻人,我理解。不用急,再想想,再找我,打电话……

看来,服务小姐已经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一位身材略微显得粗壮的姑娘,微笑地走过来,凸起的胸前一个同样微笑着的牛头和下面“极品牛肉面”几个字,让你完全猜到了她走过来的用意。

两个“本馆特制牛肉面”,谢谢。

好,一共是9块9毛6。好,谢谢,面马上就来,请您稍等。

那天从牛肉面馆里出来,会长又看了看表,时间还早。他突然有了种要随意走走的冲动。随意走走,就像随意做任何

其他的事一样,曾经对他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奢侈。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时间一下子显得慢了,慢了许多,尤其是当你完成了某件事,或在等着某件事发生时,时间对你来说不再是不停转动的分针秒针,而只是一个空白、一个洞,一个你不由自主地被吸进去的洞。

现在会长正被吸进这片灰色的居民楼里。

这种或许别人看起来毫无生气的砖头形状的建筑物,其实是他有关北京几个恋恋不舍之处中的一种,甚至是很重要的一种。这片楼大约有二三十幢吧,他没数过。与数字相比,他更关心形象,更关心一个个或封闭或开放的阳台上出现的东西,更关心这些有棱有角的建筑物打下来的阴影扭曲的形状。曾经经常在一片与这里十分相似的居民楼间,和一个个子比他略高的小孩玩儿捉迷藏吧——是杨铭吧,他有点记不清——是十五六年前的光景了。他现在尽量不去想过去,而努力让自己的视线集中在前方、集中在远方。这不难。这种外表看起来冷清的楼群,其实里面还是很热闹的。他经过了一家叫“大食堂”的食品店,门口两个穿白大褂的,一男一女,正买着刚出锅的大饼和馒头;经过了一车西瓜和西瓜旁边一个裸露着上身的小个儿男人,几个水果摊,两个穿着拖鞋从发廊走出来的姑娘,说到几个名字然后开心地笑,染红的脚趾甲,还有健壮的小腿,一辆敞开窗户的捷达车,里面的中年人若有所思地听着“本周歌曲排行榜”,然后是一个皮肤黧黑的老奶奶,和她控制之下的一个老式的冷饮车。太好了!老奶奶和冷饮车。这种老奶奶和白色冷饮车上的棉被,据说能使被子下面的雪人冰棍保持应有的形状,能使可乐或是北冰洋

汽水在打开瓶盖时冒出一股宜人的冷气。对，一瓶外面还挂着水珠的可乐正是他需要的，这种“本馆特制牛肉面”真是太咸了。

他对大学对面这家牛肉面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是叶阳选的地方。好吧，反正他也很久没去过了。不到两年，他骑车带着“小朋友”，与从自习室出来的一大队自行车流逆着方向，小心地躲开所有不必要的接触——那是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几次有惊无险的晃动和几条地上为了让交通工具减速的鼓包，都让“小朋友”紧紧地搂住他。他能感到她怦怦的心跳，他想抓住她放在他腰间的手，但车、车流，还有不住晃动在车前的黑乎乎树影和人影，他的双手只好停留在车把上，尽量让两个车轮子保持平稳地在柏油路上滑动，轻柔地滑动。有一句歌词，你还记得吗？“让我就这样，就这样，滑向你，悄悄地滑向你吧。”

那时这家面馆，刚开业不久。他没有想过，几年过去了，它还坚挺着。他停下车，一只脚放在地上，好让车倾斜到一个适当的角度。“小朋友”总是不敢在他减慢速度时轻轻地一跳，跳下车，降落在地上，就像飞鸟一样，即使很慢很慢，她也不敢。从理论上讲，一对成反方向的惯性和摩擦力会毫不犹豫地把她放倒在地上，柏油路还好，如果是水泥的，就会很疼很疼。所以，就让他停下来，完全地停稳吧。

他们走进面馆的时候，两对学生正从里面出来。面馆里只剩下三个服务员，十几套桌椅，还有一个穿着大背心的老人。看来，他们都不走了，他们都要在这里呆一夜。他要了碗面，他有吃夜宵的习惯，过了11点身体就会有反应，腹部的某

种隐隐的说不清的感觉会告诉他,如果有一份煎饼果子或是汉堡,当然也可以是牛肉面,情况就会好得多。而她,她什么也不要,一整天她都会吃得很少,所以夜里,当然更是什么都不要了,一杯冰水,就够了。

好像他有什么事情要和“小朋友”说吧,不过现在他也记不清了。事实上,除了刚开始时,随便说了几句话,那一整夜,他们什么也没说。那一整夜和那碗牛肉面让他改变了一些他对“小朋友”本来的认识和想像。在显得十分漫长的黑夜里,他不止一次走了出来,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吸烟,或什么也不做,只是出来凉快凉快。他发现过了夜里2点,天真的已经很冷了,他也注意到了“小朋友”身上某种过去他没有注意到的决心。从外面回到餐桌时,“小朋友”总会抬起头,朝他笑笑——他觉得那笑容太甜了,让他无法自拔——然后抱着一本很厚很厚的书,薄薄的嘴唇继续一闪一闪地背着,不时在旁边的纸上快速地写下几个英文单词。

这才几年刚过去,这片居民楼,从某种角度看上去,如今显得有些可怜。这二三十幢灰色的矩形楼房像块三明治般,被这座校园和这条对城市交通起了很重要的疏导工作的环路夹在中间,有点不尴不尬。这位皮肤晒得黧黑的老奶奶,如果从某种角度来想,也有点儿可怜,正在萎缩的身躯,和这辆跟她比还很年轻的冷饮车,正被沉重的未来和贫瘠的过去挤在一起,出着虚汗。会长也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轻松,他也时常觉得自己的心脏、自己的肺、自己的小腹、自己整个身体被什么东西挤压着,喘不过气来。每当这个时候,一杯外面还挂着冰凉的水珠的可口可乐,会比几句至理名言,更有效地让

他呼吸顺畅。他交了钱——一块五，这里的价位巧妙地处在超市与冷饮店之间，维持着某种平衡，占据着自己的位置——走向宿舍。

宿舍楼显得比外面还要热闹，是饭点儿，由于疫情的一步好转，更多的学生倾向于在一片晚霞光中，走到逐渐恢复拥挤的食堂里去集体就餐，而不是躲在黑暗中边打游戏边泡一包方便面。所以，会长上楼的时候碰见很多拿着饭盒，趿着拖鞋，穿着暴露的大背心的学生，正操着不同的方言，从床上爬起来，从屋里走出来，从楼上跑下来。如果，他停下来，站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平静地听，他会听见“怦怦怦”“怦怦怦”的声音，像一个人杂乱无章的心跳，或是几十个人正常的心跳混杂在一起。不过，他没有听，他一口气爬到了四楼，四楼要安静得多了。宿舍里是一片狼藉。从床上的装备来看，所有人都在，主席和汪洋已经在混乱中走了。回家了？可能吧。也可能出国了，在别的什么地方，某个角落，谁知道呢！而我的床，显然由于长期的荒芜，而被大伙重新开发成了储物地了。宿舍一切正常，没有出乎他的预想。

果然大逼还在，听到这边的声音，从另外的一个宿舍伸出头来。

噢，会长回来了。来来来，玩一局。

去你妈的，没时间。

不要这样嘛，不玩也得温柔点儿嘛。怎么样了，办的？什么时候走啊？

会长含糊了几句，又问了问大伙的情况，毕竟他好久没回来过了，慧豫还在北京吗？汪总出国办的怎么样了？什么，他

回家了？办完了？什么？回家结婚！我操！就这样，含糊了几句。他借助椅子的支撑，站到了桌子上，离他的上铺只有一拳之遥了。几件过季的衣服，挂在屋顶的暖气管道上，垂下来；一箱子书堆在床角，都是些有关电影的，看来是慧豫的；还有一个荆条编成的大筐，看起来很结实，4年前他和“小朋友”费了很大的劲儿说服售票员才让他们上了车，当然多买了一张票。那时是想用它来放脏衣服，她走后，就一直放在这儿，收集大伙儿扔上来的可乐瓶、废纸球、旧杂志。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值得留下的东西：三个小箱子，两个平放着，一个立着，都压在一个黑色的大箱子上。“黑色最适合你，杀手”，那时她一眼就挑中了它。会长小心地把三个箱子挪到了桌子上，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桌子上的一堆报纸、杂志、两个饭盒和一箱可乐上面。然后把下面的黑箱子搁在地上。临走时，他没有忘了把小箱子们平稳地放回床上，没有忘了重重地带上门锁好，也没有忘了拍了拍大逼裸露的肩膀。

走回自己住处的一路上，他拐了几个弯，绕过了几个树坑，躲开了几位熟人。虽然箱子是空的，他却发现很难拿，轱辘坏了，怎么拿都不方便。他换了几次手，试过双手一起拿，也试过扛在肩上，但他不想显得太扎眼，他也不忍心在地上拖着它，他想保持它纯洁的黑色，不要尘土。

从整体上看，这个高高个子穿着普通的人，更像一个外地来京的小伙子，拎着大箱子，拎着满箱的好奇、恐惧，或许还有憧憬。这是他将面对的现实，他应该很清楚。不过他现在没有想这些，他停了下来，看着马路对面，一对年轻的情侣，正发生着某种争执，也可能是某种误解、失望、后悔、怀疑，甚至是